

我有我天空 - 第 34 集 - 吳凱琪、何諾行 - 當生命影響生命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琪 吳凱琪、行 何諾行

W：今天身邊有兩位嘉賓，一男一女。首先介紹女士給大家認識，她形容自己喜歡運動，很喜歡跑步的，人生如跑步。她就是吳凱琪，凱琪，妳好。

琪：Hello！William，你好。

W：另外身邊那位是凱琪今天帶上來支持她的，就是何諾行。

行：William，你好。

W：諾行，你好。先問一下，凱琪，知道妳身體好像有些不方便，是什麼疾病導致妳這樣的？

琪：我大學畢業之後爆了血管，後期證實了腦血管畸形，即是中風。當時住了一星期多深切治療部，做了兩次手術，其後有一段時間在醫院，當中因為生命受到威脅，後期亦都切除了小腦大部份的組織。

W：妳這個是先天疾病還是後天疾病呢？

琪：是先天性的，但是我一直沒有仔細的去檢查，直到我爆了血管才知道這件事。

W：爆血管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先兆？

琪：有。說起來很有趣，我當初去外國讀書，大家感覺我好像是「鬼妹仔」性格，其實我本身也很傳統的。剛才說有什麼徵兆，我有頭痛，當時歸咎於風水命理，說因為「橫樑壓頂」。我相信了，就很擔心，便移動床位盡量避開那些頂，結果好像好了些。其實後期是自欺欺人，直到真的畢業後可能因為沒有橫樑便爆了。

W：所以我也覺得風水那些東西聽了便算。康復治療，妳是用西醫還是中醫方法？

琪：我在醫院裡發生當然是用西醫。

W：是一些物理治療？

琪：首先切除了小腦大部份組織，接著我慢慢康復，護士的陪同，亦有些事情需要輔助我，比如廁所扶著我。怎樣康復？我想其實除了意志外，物理治療也

需要的，我都有做，但印象中真的不太記得了。

W：家人呢？

琪：當時家人會擔心我，即刻問「妳有沒有吃東西啊？為什麼不吃？有沒有聽姑娘的話？有沒有吃藥？」等等的狀況的要配合，這樣逐步逐步讓我邁向康復之路。

W：當時大學妳讀什麼系？

琪：會計。

W：家人對妳的期望大嗎？

琪：大不大不清晰，因為在家當中自己排行第三的，我有姐姐、哥哥和妹妹，我覺得他們的期望不太大。

W：是嗎？

琪：是啊。

W：很幸運，若妳是獨生的，家人各樣會很擔心。當年畢業遇到這創傷，怎樣面對呢？妳也懂得說，由一個很漂亮的女孩突然沒有了一半身體機能，再重新學過，妳是一個殘疾人士了。

琪：是啊，當初真的接受不了，很不開心。我以前假假地也算大學畢業，為何剎那間變了做廢人，還要重新由嬰兒程度開始逐級逐級上，當初真的很難接受，很多東西也做不到。

W：有沒有一些自責連那些也做不到的？

琪：對我來說，是走路。

W：怎樣呢？

琪：初時恢復已經是懵懵懂懂，第一次嘗試落地是成個仆倒了。

W：即是趴了在地上？

琪：是啊。

W：趴了在地上是妳自己起身？還是有人扶起妳？

琪：當初姑娘見到很害怕，突然間有病人跌倒，很多時她們也會害怕，但她們會過來扶我走回床上。

W：那刻妳上回床上，有什麼特別？

琪：感覺？其實想哭。突然之間雙腳沒有力！以前明明是跑步健將，現在突然好像沒了腳的感覺。

W：OK，復康便要做一些治療，用了多久時間？

琪：其實很短，因為住在外國醫院做手術，我想大概一個月左右。

W：接著便回來了？

琪：是啊。

W：回來香港後繼續維持治療？

琪：有，都是要復康治療。

W：進度如何？

琪：進度較預期想像中好的，是進階的，真的一步一步循序漸進，有目標性的。

W：例如怎樣為知有目標性呢？

琪：當初醫生就說……因為他是用英文說我大概估到說「妳大概要幾年後才可以出來工作。」

W：幾年？

琪：「康復就不要想了。」我真的很擔心，後期返回香港覺得自己有回體力，吃完東西身體裡有能量在內，我覺得我是有的。只是走路不太好，要扶著東西

來行。

W：有沒有試過用一些拐杖或者叉來幫助走路？

琪：那算好了。我之前是用輪椅的。

W：我想問一下：妳說受不了，那妳怎樣面對要使用輪椅出外呢？香港有很多人會望著的。

琪：那時候少出外，所以不用面對這事情。

W：使用叉呢？使用叉有出外了？

琪：因為我少出外，叉真的也很少使用。

W：OK。妳也很幸運，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，他在康復治療的過程裡使用叉出外被人嘲笑，就是那一刻、那一次令到他打消了念頭返回家繼續隱居。

琪：哎呀。

W：是啊，所以我剛才關心妳，作為一個年輕人遇到這些情況怎樣面對，不過妳也挺幸運。話說回來，其實我想問：怎樣謂之「康復」呢？

琪：真的問得很好。

W：妳說跑步，是不是真的要運動場跑一圈才算康復呢？

琪：都是慢慢來的，不是顯現神蹟奇蹟的東西，當中其實是自己鍛鍊自己的腳，怎樣令到自己的腳奪回力量。起初是慢慢行的，後來參加一些訓練班，當中跑步訓練就有力量訓練，腳有力量便由逐步逐步行變為慢慢跑，慢慢跑之後，正常地跑，接著便加快跑，才有今時今日的成就，其實現在仍然可以說是康復當中。

W：那時候是跑跑步機？

琪：跑機也有，出外跑運動場也有。

W：挺厲害。我想問一下妳有沒有小貼士？人們常常說腳不夠力，鍛鍊肌肉，有

什麼可以說給大家聽？

琪：我以前在復康院便會嘗試踢球。

W：等等。妳那些球是特製的？或是一般在街上買到的足球？

琪：問得很好。它是屬於一個……在天花板有一條繩吊著球，在同一位置不斷踢，當然不就是這樣踢，會跌倒的。當中我可能會預先放學行架在前方，便對著牆對著球不斷踢，把力量踢回來。

W：噢！其實即是鍛鍊腳肌向前伸和縮後？

琪：是，以站著的力為主。有若人所說的，練習站著。

W：聽到妳這樣講法，該是訓練四頭肌。

琪：也是的。

W：因為四頭肌是幫助膝關節向前和屈曲的。當妳再可以到運動場跑步，感覺如何？還記得那天是什麼日子嗎？

琪：是什麼日子？我想是訓練班。

W：訓練班？

琪：訓練班，跑到那刻的心情突然好像懂得飛的感覺。

W：那次是跑多久路程？

琪：其實很短而已，沒有跌倒已經很開心，能夠完成了六十至一百米左右。

W：如果我沒有聽錯，妳是說：由跌倒在地上，站也站不穩，到最後成功跑一百米。

琪：是啊。

W：是不是流滿汗的？

琪：不單是流汗，因為中風是會影響呼吸和會暈的，而跑步是要跳躍的。

W：是啊。

琪：會有一些身體不適的狀況發生，不只是流汗，其實是有機會暈倒的。

W：所以妳的意志真的要很堅強才可以。

琪：也算是的。

W：現在跑步，妳之前說很喜歡做運動的，你以前喜歡做什麼運動？

琪：我以前喜歡打籃球。

W：打籃球？女孩打籃球？

琪：是啊。

W：打什麼位置？

琪：其實很匪夷所思，一來女孩打什麼籃球，二來個子又不是高，我想我跟曾志偉差不多高。

W：即是不過五呎？

琪：一樣。打什麼位置？我是打後衛的，全部也是策劃組織。

W：分波。

琪：是啊，分波。打準

W：打速度的？

琪：打準繩度，即是全部鬥射、分波的。

W：OK，出事後應該不能玩這個活動？

琪：這個你問得很好，是不是不能玩這樣東西呢？又不是的，只是某程度上身體

局限有些能力做不到，其他的也可以做到。

W：但是其他人怎樣跟妳配合呢？

琪：是我遷就他們，而不是他們遷就我。

W：厲害啊！我為何這樣問呢，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走路不方便，但是妳叫他打短時間，他們是可以的。但比如說，當一場正規十二分鐘一節的賽事，他們便可能不能應付了。中途教練要給他們休息一會，大家協調。妳是大學畢業的，康復後要出來工作，做什麼？

琪：我現在從事保險行業。

W：保險行業？

琪：嗯。

W：跟妳讀會計好像沒太大關係，為什麼會做這行業呢？

琪：為什麼會選擇這一行業？其一，其實我是受惠於它，之前買了學生保險；其二，返回香港也可以索償得到，我媽媽之前幫我買保險。接著我便覺得其實我想了解更多這一行業的人和所有事情，所以去了做這個行業。

W：今日妳找到一位朋友，而這位朋友跟妳也是行家。

琪：是啊。

W：何諾行。

行：你好。

W：聽眾聽諾行說話其實不太清晰的，諾行你會否說一下患了什麼疾病而導致你說話不清晰呢？

行：我其實是出世的時候腦缺氧引致痙攣。

W：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腦缺氧，導致到什麼？

行：痙攣。

W：痙攣。凱琪，我知道你跟諾行相識好像有一段故事，說給大家聽一下。

琪：這一段故事真的挺有趣。大概兩、三年前，在一個舉辦傷殘人士職業典禮，他們去新聞發佈會，當中他是一個分享嘉賓。我想入選參加這個比賽，便見到諾行。當初見到他其實我也很關心傷殘人士，另外諾行不擅於說話，我會覺得他很煩，總覺得要快些說完做自己的東西，這樣的情況發生。

W：你用很煩來形容他？

琪：是啊。

W：但是他有什麼吸引力打動到妳跟他做朋友？

琪：惺惺相惜。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時都是我們不了解，不是因不了解而分開，而是因為不了解而不會分開，因為你不明白為何那人會這樣說話，以及你有沒有耐心聆聽他的說話呢？後期我們在一些機構裡做義工服務的時候，慢慢聽得懂諾行說話時便覺得他說話很厲害，再加上在我們義工機構裡他竟然是一個財政，你想一下財政是擔當如何重要的角色。

W：是啊。

琪：還要在一些說話或決策上要很明確的。

W：思路。

琪：是啊。後來我是團長，我聽完他說話後覺得這個人一是不說，一說便是直截了當，「快、靚、正。」

W：諾行，當時你第一次見到凱琪，她嫌你煩啊，其實你感覺得到的嗎？

行：基本上感覺不到。因為她不會分析我，不知道我在說什麼。

W：即是你不知原來她當日站在那裡的。

行：是啊，但是同一時間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女孩。



W：報紙上看到一個女孩。

行：健全所以能跑樓梯。

W：她就是參加跑樓梯。

行：在報紙上的報導看到，接著義工團開會見到她，便會想吳凱琪會否是那個女孩。開完會當晚，回家便上網搜尋看清楚，豈料真的是她。

W：開完會後便回家上網搜尋她，便找到她了。

行：是啊，跟開會那時似曾相識，開會第一次見面。

W：你知道凱琪她也很勇敢，經歷了跑樓梯、跑步，你跟她一起合作做義工，有些什麼趣事呢？

行：趣事？其實沒有，我們每一個合作都互補不足。

W：互補不足？怎樣互補不足？她說你說話很難聽得明，嫌你煩的，有沒有一些是因為你說話時的笑話出現了？

行：又好像沒有的，不過要我說多幾次，說到她明白為止。

W：那麼有沒有試過說來說去她也聽不明呢？

行：最近的就沒有。

W：其實她也挺有耐性的。

行：她緊張我說話。

W：緊張你說話。說起說話，諾行、凱琪，我想問一下：妳們是做稿演（難以猜度；請跟進聽一聽再修正。「稿演」兩字肯定是不對的）的，凱琪你說話大家也聽到，口齒伶俐；諾行說話給人感覺好像有些慢條絲理，怎樣跟客戶溝通？

琪：諾行，你說一下。

行：學你所說慢條絲理便慢慢說，我本應是讀會計的，我會很清楚數字上、文字上很敏感。

W：凱琪，我先考一下妳，看看妳有沒有聽他說話，他剛才說什麼？

琪：他剛才說選擇一些相熟的人。

W：接著。

琪：相熟的人說保險，這樣對自己比較上會好一點，大致上是這樣。

W：以及他說讀會計，對數字很敏感。

琪：是啊。

行：保險上有很多數字的演繹，回報、中期業的現金價值，可以慢慢很詳細演繹……

W：我想問一下，你們兩個一定在保險上試過成功、試過失敗，比如討論一張單，說到最後「臨門撻Q」球射不入，你們怎樣面對呢？凱琪先說啊。

琪：好啊。其實我覺得是分開幾樣東西的：我們當中有沒有準備？究竟是客戶真的不明？還是客戶不買？還是他沒錢呢？還是氣氛不足夠？有很多是我們要先準備、要先做，其間的東西其實是外來因素，最重要一樣是心態的調節，雖然可能這次張單不成功，並非那樣是賣了或做得到呢？又不是的，當中是鍛鍊了我的口才、逆境思維，其實有很多種種方面可以鍛鍊到我們。

W：諾行，你呢？

行：由於我是新入行，這種經驗還未試過，不過有心理準備的。

W：諾行說他是新入行，未經歷這些事，不過也有心理準備去面對，是嗎？

行：……(聽不到說什麼)

W：他也跟凱琪說的差不多，要做足準備。我亦知道你們兩位剛才說去做義工服務，是嗎？

琪：是。

W：你們做什麼義工服務？

琪：我們本身是復康力量義工裡的團隊，我就是義工團的團隊長，諾行就是義工團裡的財政。

W：是不是做探訪？賣旗籌款？還是怎樣呢？

琪：其實這只是我們活動當中其中一個項目而已。比如去年舉辦了中秋西九活動，讓一些會員接觸多些中秋的節日，說到最大型的活動就是維園大露營，這個活動其實是凝聚多些傷殘人士或健全人士關注多些，我們活動當日弄了一些希望蛋，還放了天燈。

W：OK。人們常常說做義工有時間、有愛心便足夠的了。你們倆有什麼看法？

琪：我覺得這是條件之一，比如因為我現在做了義工團長的角色，更加會明白到當中我不只是參與這麼簡單，因為當中我和諾行是團中的核心人物，是一些有組織、有決策性的東西，要承諾和要有很多資源配合下來舉辦一些活動。

W：OK。諾行呢？現今的人說做義工有愛心便足夠，對嗎？

行：這個只不過是最基本的條件，要承擔，要互相幫助，很多東西是雙向的。於我做例子，我做會計，……，跟非志願機構 NGO 的財政是怎樣，我也是一無所知，只是做了義工我才知道它的運作，其實很多東西是雙向的，會從中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。

W：我聽到你連續說了幾次雙向，這個很重要。我想問一下，你現在有做運動、跑樓梯，在運動上有沒有什麼目標？

琪：如果是自己的目標就是想身體健康；如果是對外的就擔心一些，想為傷健人士每一個人也能夠踏出社會，或者他們可以做回他們所喜歡的活動。

W：OK。如果將來除了運動所有東西也達到了，妳有什麼夢想？

琪：夢想？我其實想好像阿 Nick，即是那位外國人力克。

W：沒有手、沒有腳那位。

琪：是啊。我想見證說給其他人聽其實每個人是有一個能力在裡的，不好自設限制，其實任何人都有無限的可能。

W：所以障礙可能是源自於自己的。諾行，你有些什麼夢想？

行：我希望有自己的……正如凱琪所說，我們沒有任何的難事，走出社區，不要限制自己，發揮自己的潛能，這事情就是我喜歡的。

W：好啊，真的要發揮自己的潛能。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，下次有機會再跟我們分享一下其他有趣的事，謝謝大家！再見。

琪：再見。

行：再見。